

讲 述

沈老含情动容说“翠翠”

□柯 云

在《张家界日报》上读到了作家衣向东写的《去找翠翠》的文章,不由得使我想起在上世纪80年代初,沈从文给我谈起关于“翠翠”的那段“珍闻”。

1982年,我在湖南省慈利县文化局出任专业文学创作组组长。5月中旬的一天,湖南省文联专业作家宋梧刚突然来到慈利,找到我的领导,说他要去大湘西采风,为期半个月,要我陪同他,并征求我个人意见。我一想,神秘的湘西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便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在出发前,宋老兄讲了他的安排,先到永顺、桑植、保靖、龙山,然后去沅陵、辰溪、泸溪、麻阳,最后到边城花垣、凤凰收尾。

人生的机遇往往出乎人的意料。我们在慈利上火车,一进车厢,竟然遇到了在湘西工作的诗人夏天,他是长沙人,回家探亲后返回工作岗位。老朋友久别重逢,自然高兴,他第一句话便向我们透露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说沈从文先生携夫人张兆和从北京回到老家凤凰。沈从文是我在中学时就崇拜的大作家,他的《边城》几乎成了我的日常读本。宋老兄激动得击掌惊叫“天意,天意”。于是我们改变了行程计划,决定先拜访沈老。

下车时,正值中午时分,夏天将我们接到他的家中,就在湘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化馆旁边。按照宋梧刚的意见,我们还邀请了当地作家韩棕树、滕和叶共进午餐。

韩棕树告诉我们,沈老现住在他的表侄黄永玉之弟黄永前家中。沈老虽年过八旬,但眼明耳聪、思维敏捷。前些日子,黄苗子给黄永玉题写“古椿书屋”匾额,顺便给沈老送了一联“沱水开图画,边城出凤凰”,一语双关。沈老马上改为“天开图画,人出凤凰”,既歌颂前贤,又鼓舞后继,较前更显博深。在席上,宋梧刚作了一番周密的“采访部署”,他说,沈老毕竟事已高,我们只能选重点提问,千万不能过多打扰他的休息时间,最后决定由他一人做代表,说出我们想请教的问题,当然《边城》的创作和文中人物“翠翠”是中心话题。

吃罢午饭,已到下午一点半,我们一行5人,前往目的地。黄永前家住城郊,沱江右岸,是一栋老式的木房,屋周围砌了一道砖石院墙,坐落在一片古老的树林子里。阳光初染,河雾刚退,林中山花野草散发出一种诱人的清香,大树上筑满了鸟巢,小鸟们似懂主人之意,唱出优美的迎客歌儿,好一处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风水宝地。槽门紧闭,门上有两条醒目的粉笔字:进屋先敲门,里面有恶狗。

我们按照主人的提示,敲开门后,接见我们的是我很想见到的大画家黄永玉,他头戴一顶灰色的工人帽,口里叼一根大

烟斗,正袅袅冒着青烟。他问明情况后,向我们约法三章说,“见沈老可以,为保护他老人家的身体起见,谈话不超过一个小时,否则我勒令你们离开。”不过他说这句话时,态度十分和蔼,脸上略带微笑。

黄永玉将我们一行引荐给沈老。初夏的沱江,空气格外新鲜宜人,沈老坐在禾场上喝茶,满头稀疏的白发,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圆圆的脸上充满了和善可亲的笑容,全无大作家的架子,倒像自己的长者。听说我们是湘西人,他很热情地和我们交谈,当他得知宋梧刚是个“湘西通”时,两人竟忘情地谈起湘西的人和事。沈老将《边城》的创作情况,谈得极为投入。他的声音轻柔,大概怕我们听不清,总是把头偏向宋梧刚面前。

他说,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翠翠”确有原型。他认识翠翠也是缘分所致。他在《自我评述》一文中写道:“(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我出生在湖南西南部边远地区一个汉苗杂处的小小山城(即凤凰),小时候因顽劣爱逃学,小学刚毕业,就被送到土著军队(即湘西清国军第二军陈渠珍的部队)中当兵(即文书之类的小卒),在一条沅水和它的支流各城镇游荡5年。那时正是中国最黑暗的军阀统治时期,我和士兵、农民、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社会底层人们生活在一起,亲身体会到他们的悲惨生活,认识了中国一小隅的好坏人事。”

沈老喝了一口茶,用他的小手绢揩揩额头的汗继续往下说。那是民国六年,大约六七点钟,他刚入伍不久,乘船来到泸溪县城,当晚住宿在船上。沈从文想进城逛逛,于是便借口船上住不下,向班长赵开明建议,借民房住宿几晚,未获批准。他们就从当地船上借些稻草在河堤柳丛下进行露宿,一住就是5天。一天,他和赵开明在城南的一条小街上走动,走着走着,一家名叫“富兴开”的绒线店铺,吸住了他俩的眼球,店中一位长相娇美的女孩进入视线。经问,这个女孩名叫翠翠,芳龄16岁。正处在青春期的赵开明,对翠翠一见钟情,附在沈从文耳边轻声说:“这女孩简直美得像一朵花儿。”为了进一步与翠翠套近乎,赵开明向沈从文借了两块铜板,找翠翠买了几根系草鞋的带子和棉线。5天时间内,他和沈从文去了3次,每次都被翠翠那清纯的美貌所吸引。赵开明果然因翠翠漂亮可爱而动了真情,向沈从文发誓:“若是哪一天我做了军官,一定娶翠翠为妻。”

讲到这里,沈老见我们在笔记本上写个不停,做了一个手势说,你们不要记录,我只是随便聊聊。

沈老说,他正式写作是进入北京之后的民国十三年,动手写《边城》是民国二十二年金秋季节。他和恋人张兆和结婚之后,住在北京西城达子营的一栋寓所里。新婚给他带来无限激



翠翠岛上的“翠翠”

情,开始酝酿中篇小说《边城》,由于他写的全是他经历过的,写起来得心应手。谁知写作刚进入佳境,忽然接到一封告急的家书:“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正是军阀混战时期,家书珍贵,他急忙打开一看,原是母亲病危。因为自己闯荡江湖多年而未在母亲身边尽孝,沈从文心中愧疚,泪水盈眶,决定南下返家,于次年元月七日,乘火车到达常德下车。

常德是历史有名的湘西门户,也是他较熟悉的地方。一别18年,所见所闻与以前截然不同了,似有一点进步的气氛,也闻到了一丝丝新生活的气息。因为等船,只好在城南一家旅馆暂住下来,第二天他去码头打听船情时,蓦然遇上一个与翠翠年龄和长相极为相似的女孩,经问这女孩的名字末也带有一个“翠”字,名叫王春翠,是船老板的女儿。于是他就乘了这条船溯沅水而上,在船上对他春翠有了深层次的了解。在沅水整整行了7天,才到达泸溪。

也许同为翠翠的缘故,他在泸溪等船时,又来到当年的那条街上,寻找那个翠翠的绒线铺。来到店前,正疑惑之时,恰好有人进店买货。沈从文就随着那人进入店内,一个酷像翠翠的女孩向他们打招呼,这不就是翠翠吗?沈从文差点叫出声来。女孩给那个顾客发了货,问沈从文,“你想买点什么?”沈从文本不买东西,见女孩一脸真诚,只好说买几只棉线。女孩很客气地给他搬来椅子请坐,当女孩伸手去取货时,柜旁边火盆上的茶壶发出水沸啪啪的声音。房内一个男人有气无力地叫道:

“小翠,壶内水开了,你怎么未发现。”并随声出来。沈从文一眼认出,他不是赵开明吗?这时赵开明才认清眼前小伙子就是他挂念中的战友沈从文。原来赵开明入赘黄家,与翠翠结婚后,不珍惜幸福家庭,整天赌博吸毒,负债累累,家中一贫如洗,身体也瘦如干柴,不到30岁,成了个枯老头。可怜翠翠不堪重负,几年前就因病无钱治疗死去,留下赵开明与小翠相依为命。沈从文望着赵开明那副狼狈相,又可怜又可恨,将身上本来不多的盘缠给了他一些,劝他戒赌戒烟,又望着发誓拉着一绺白绒的小翠,心中一阵阵绞痛,双眉紧锁,连叹两声长气。

元月二十三日,风尘仆仆的沈从文回到老家,见到久别的母亲,母子俩谈了许多话。这次老家之行,收获很大,一是为母亲尽到最后一点孝,二是加深对翠翠的印象,丰富了素材。当晚他给在北京爱妻的信中这样写道:“表面上看来,事物都有了进步,试仔细注意,便见出变化中的坠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留的那种正直朴实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了。”

沈从文很健谈,全然忘了只谈一个小时的期限。他自我透露了他与丁玲的恩怨,还谈了与胡适、郁达夫、冯雪峰、胡也频等人的交往。

告别时,黄永玉指着手表对我们说,“你们已是超时两个半小时了”。我们只好与沈老依依惜别。在回家的途中,宋老兄几乎疯狂地对我说:“我们意外地找到了翠翠。”

■现 场

历史记住北川

□高文瑞

汶川……

对它无数次地读过文字、听过声音、看过图像,时间已经过去两年多,内心深处的裂痕渐渐愈合。

当站到新建的大坝上,远眺北川县城时,蓦地一股巨大的冲击力猛然袭向心灵,情感的控制被击垮,裂痕炸开了。一座城市就那样坍塌了,塌得那样酥、那样脆、那样散,那些坚硬无比的钢筋水泥,在大自然面前犹如搭起的积木,瞬间倒掉了。山水又能怎样?青山一夜没了头,山顶滚下的石块覆盖了坡上的灌木,绿水倾刻改了道,沉积河底多少万年的乌木见了天日。天阴沉沉的,山水没有了青绿,黑灰的废墟挂满黑白条幅,发散着一种气场,下面有无数的生灵啊,面对那片废墟,我的心纠结着、压抑着……

坝栏上几束黄色的菊花,指向北川县城,心头担负不住之重,无法再看下去……默默的鲜花代表了多少人的心声!

县城大街很静,并无闲人。人们的脚步放慢了,也很轻,生怕弄出大的声响,惊动什么。街道两旁静立着东倒西歪的建筑物,有的楼看上去很正,却平空落下去好几层。毛坝小学的教学楼全部坍塌,惟独楼前的那面五星红旗依然立着。校园里有一道几尺宽的地震,虽已无深不见底的景象,中间布满新土,仍明显看出大地裂开的痕迹。

毛坝小学的旁边就是县公安局。进门大厅贴着遇难民警的照片,每个都很英俊、灿烂,然而他们的笑容已永远凝固在了墙上。有的没有照片,不能看到容貌,只能标示着警徽。144名公安战士仅存47人。倒塌的大楼不知哪层的窗口已与地面平行,强烈的挤压使墙体崩塌,断层中能看到室内凌乱的衣服被子等物品。幸存下来的民警从废墟中爬出,就听到了废墟里传出的撕心裂肺的呼救的童音,扑向学校,用手刨出了100多名学生。

狭长县城的另一端是最为世人关注的北川中学,不能想象,那座曾有六七层高的主教学楼,当时约有1000名师生正在上课,刹那间,塌得只剩一两米高。“5·12”那天晚上,学校外放着一筐学生证,学生的家长或在焚烧衣物或在等待,希望不能认可的现实出现转变。校园内甬道旁,木板或门板搭成了一溜长摊,几位老人在卖些书籍、图书、蜡烛、纸币等简单的抗震纪念物品。操场上留有抗震时的帐篷。虽说已是秋季,有了些许的凉风,校园内还是飘散着漂白粉的味儿。据去年来过这里的人说,那时街上还能闻到死人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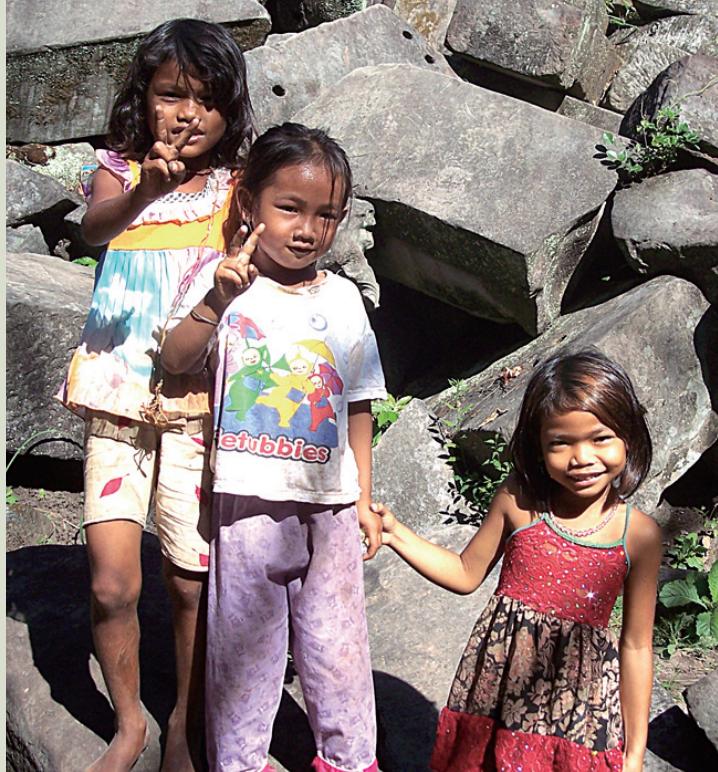
瓦砾中掩埋的不仅是生灵,还有珍贵的文化,像记述北川历史的《石泉县志》《北川县志》连同地方志办公室大部分人员一起埋在了地下。中国人不能没有历史。

北川是羌族自治县,有着灿烂的历史文化。之所以叫北川,是因这里位于当时州郡治所东北的河谷中。县城始建于公元566年,正是南北朝时的北周。又因县有甘泉,崖上刻有“甘泉古迹”,泉对面为石纽山,至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北川县内分出了石泉县。十几年后,北川并入石泉,不仅县名更异,也使县城靠近了平原。直到1924年,石泉县才重新更名为北川县。

据说大禹出生在这里。川里至今有一块红色血石,传说大禹出生时胎血所染。这种传说无法考证,而这里山多,石质是较松的页岩,落差大,洪水

吴哥向世界微笑

□石 湾



柬埔寨的吴哥与中国长城、埃及金字塔、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并称“东方四大奇迹”。我很早就想去看一看。当我从吴哥旅游归来时,有朋友得知我此行拍了500多张照片时,都不禁大为惊讶:“你又不是摄影家,几天时间里哪有那么多景致可拍?”

留在我家数码相机里的第一组照片,是“吴哥的微笑”。

那天抵达暹粒已是深夜,下榻之后才知道,“吴哥”一词是对暹粒城北6公里的古迹群的统称。吴哥古迹始建于公元802年,前后用400余年建成,共有大小各式建筑600余座,分布约45平方公里的丛林中。而列入“东方四大奇迹”的只是这古迹群中保存最完好的吴哥窟,俗称“小吴哥”。吴哥窟是世界上最大的印度教建筑。窟内标志性的三座中央宝塔是柬埔寨国旗上的徽记,足见其在柬埔寨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因此,在我想来,此行的第一个景点,无疑应先看吴哥窟。

未料柬埔寨的华裔导游小文解释说,世界上的寺庙正门都是朝南,当年国王苏鲁亚巴尔曼二世为了供奉代表西方的维希奴神,却将吴哥窟设计成正门朝西。如果我们明天上午去看吴哥窟,就正好全是逆光,昨照相留影呀?还有,吴哥窟全部用石头建构,这石头很奇特,夕阳西下时,会全部变成金黄色。因此,我们明天的行程是,上午先看“大吴哥”,下午再看“小吴哥”。

到了“大吴哥”,方知这里原是高棉帝国的王城,也就是吴哥的“心脏”。它确实规模宏大,占地大约10平方公里,系吴哥最伟大的国王阇耶跋摩七世(1181—1219)修建,其鼎盛时期,王城周边人口曾达百万之众。我们是乘大巴来到“大吴哥”南城门前的,据说这是5座城门中保存和修护得最好的一座,高达20多米。走近一看,不仅城门正上方是一尊巨佛的面部雕像,而且门两侧与背后,也各有一尊巨佛的面部雕像。导游说,这叫“四面佛”,分别代表慈、悲、喜、舍,悲喜皆不形于色。待一会儿,到了巴戎寺,就会看到49座宝塔上,都有四面佛。这就是闻名于世的“吴哥的微笑”。

我们是换乘小巴士来到距南城门1500米的巴戎寺的。下车一看,这是一座金字塔形建的。《吴哥窟》就成为世界上记录柬埔寨古代历史的惟一

史籍。后来,有来自欧洲的传教士将它翻译成了法文,亨利·穆奥就是凭着周达观《真腊风土记》的详尽描绘,按图索骥,顺利找到了隐藏在丛林深处的吴哥遗址。他称吴哥窟为东方的“所罗门神庙”,“比希腊或罗马留给我们的任何建筑都更加雄伟壮观”。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吴哥列入濒危世界文化遗产。十余年来,国际社会为保护和修复吴哥提供了大量援助,法国、印度、日本、德国、意大利、中国、美国、瑞士等,都以政府的名义参与了吴哥遗迹的保护。到2003年,吴哥已经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濒危世界文化遗产之列,前来观光的世界各国的游客逐年增多,暹粒人没有想到,这些古老的殿宇会给他们带来如此戏剧化的生活巨变。暹粒人十分感谢这位曾经的天朝来客,特意为周达观在暹粒塑了雕像,以缅怀他为柬埔寨历史所记录的一切。

我们在吴哥景区游览了3天,一座座业已修复的寺庙宏伟庄严、璀璨夺目,尤其是“小吴哥”内长达800米的栩栩如生地描述史诗事件的神奇浅浮雕和女王宫那些手持莲花的精致入微、巧夺天工的女神像,无不令我们为之倾倒。第4天,也就是我们此行的最后一个景点是位于暹粒东北约70公里的崩密列。导游小文利用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在大巴上向我们详细介绍,当初建造它的就是给世界留下吴哥窟的苏耶跋摩二世。其规模与布局和吴哥窟极其相似,堪称孪生兄弟。但是,由于1979年越南军队推翻波尔布特领导的政权后,红色高棉转移到丛林地带,在崩密列四周埋下了无数地雷,使这里变成了一个在几十年间无人敢涉足的巨大迷宫。直到前两年,德国人来排了3个月的雷,才正式对游客开放。他还说到,在红色高棉残暴统治时期,柬埔寨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惨遭屠杀和死于劳役加饥饿。像他这样20多岁的年轻人,大都没有父母。所幸他的父亲是华侨,令我感受到他潜在的威慑力,不由得肃然起敬。因此,无论游客是在哪个角落、从哪个角度拍照留影,镜头里都留下了那安详中带有几分神秘的“吴哥的微笑”。

巴戎寺的49座大小不一的宝塔,加上5座四面佛塔式城门,恰好代表当时鼎盛吴哥王朝的强盛。据史书记载,吴哥王朝曾是东南亚历史上最大、最繁荣、最文明的王国之一。从9世纪的最后10年耶输跋摩一世迁都至吴哥直到13世纪初期,吴哥诸王统治着南起中南半岛南端,北至云南,东自越南,西到孟加拉湾的大片土地。在此期间,他们动用了大量人力、财力从事大规模建设,以为自己和国都增添光彩。自阇耶跋摩七世后,国势逐渐衰落,1431年暹罗军队攻占并洗劫了吴哥,王朝被迫迁都金边。此后,吴哥被遗弃,逐渐淹没在丛林莽野之中,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被一个名叫亨利·穆奥的法国博物学家发现。也就是说,在长达400多年的时间里,这“吴哥的微笑”竟然与世隔绝,无人得见其尊容。

一个法国人何以有如此大的神通,来到东

南亚旷无人迹的丛林莽野,就能找到与世隔绝这么久远的吴哥遗址呢?导游小文颇为自豪地说:“那就得感谢咱们的老祖宗啦!”接着,他介绍说,1296年,元成宗派遣特使周达观前往当时被称为“真腊”的吴哥王国。周达观在吴哥城停留一年,回国后将在吴哥所见所闻写成了《真腊风土记》。由于吴哥王朝的建立与消失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记录,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就成为世界上记录柬埔寨古代历史的惟一